

古代小说评介丛书·第八辑

海公系列小说

黄岩柏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2年·沈阳

辽新登字 6 号

古代小说评介丛书·第八辑
海公系列小说
黄培柏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沈阳 7212 厂印刷

字数 60,000 开本: 787×1092 $\frac{1}{32}$ 印张: 4

印数: 1—10,606

1992 年 10 月第 1 版 199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王 申 刘顺德
装帧设计: 乐勿安 东 明 子 木
责任校对: 杨 浩 孙明晶

ISBN 7-5382-1673-1/I·81

定价: 2.50 元

内容简介

《海瑞罢官》的故事，在中国百姓中可算是动人心弦了。可是，历史上的海瑞，怎么发展成为大红袍、小红袍的故事？小说里的海刚峰公案和海瑞的判案断狱有没有关系？海公案在公案小说中的地位，以及它和其他公案小说的比较，这些问题，在本书中都有具体的讲解和科学的分析。文笔生动，饶有风趣。

《古代小说评介丛书》

出版说明

这是迄今为止第一套全面系统评介中国古代小说史和小说作品的丛书，旨在向中学图书馆提供系统的课余读物，正确引导中学生阅读和欣赏，以启迪中学生的民族文化意识，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同时也兼顾教学参考和学术研究。所以它有如下三个特点：

(一) 请专家给中学生写书，用通俗的文字和生动的形式，写出当代科研的新水平；少数作者虽然还不是专家，但也是在所撰著的课题上有较深入研究的中青年研究者。

(二) 每书都是寓学术性于知识性、趣味性之中，不是死板的讲授，而是高层次的引导，力求达到：中学生看得懂、爱看，大学生和研究者也可了解各书作者的新资料、新观点和新成就。

(三) 全丛书共九辑八十册。这九辑是：断代简史类、分类史话类、小说知识类、小说与文化

类、历史小说类、世情讽喻类、神怪小说类、侠义公案类、话本与文言小说类。其中小说史部分，以史为经，以作品为纬，分代、分类评述；作品评析部分，以有影响的作家与作品为主，兼顾门类，重在评介，旁及源流；力图从文学的、文化的、历史的角度，多方面、多层次地评介中国古代小说，以开阔读者的视野。

请专家给中学生写书，写通俗与学术兼顾的书，这是一种新的尝试。诚望教育界、学术界以及各界读者给予批评指导。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2年1月

目 录

一、海公案小说戏曲有多少?	1
二、历史上的海瑞其人	10
三、《海公案》的高低优劣	27
四、《大红袍》的虚虚实实	63
五、《小红袍》的是是非非	87
六、“海公题材”值得开拓	106

一、海公案小说

戏曲有多少？

海瑞题材的小说一共有三本。它们是：
《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简称《海公案》；
《海公大红袍全传》，简称《大红袍》；
《海公小红袍全传》，简称《小红袍》。

海瑞死于万历十五年（1587年），而今天能够看到的《海公案》的最早刊本是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序本，上距海瑞之死仅19年。在古代的生活进程中，就算是快速出版了。这恐怕是由于海瑞生前反对贪官污吏的名气很大，死后名气越来越大，而明朝的腐败黑暗却越来越甚；当时公案小说很盛行，书商就敏锐地抓住“海瑞”这面“旗”，把几十个与海瑞本无关系的公案故事，从别的书上抄过来，剪剪贴贴，修修补补，统统换上海瑞的名字，让他作审判官。海瑞作地方官的时候，本来判案子就很廉明精察，于是便有人移花接木，把古人断案的好案例都接到他名下。

《海公案》问世后，受到读者欢迎的程度，从版次情况推测，高于同时期的大多数公案小说专集：

- 《百家公案》今知仅三个版本
- 《诸司公案》今知仅一个版本
- 《新民公案》今知仅一个有疑问之版本
- 《详刑公案》今知仅一个版本
- 《律条公案》今知仅一个版本
- 《法林灼见》今知仅一个版本
- 《明镜公案》今知仅一个版本
- 《详情公案》今知仅三个版本

早期出版的《廉明公案》，它有七个版本，最晚出版、集公案专集之大成的《龙图公案》，它有二十多个版本。而《海公案》今知有六个版本：

- 万卷楼本 万历、天启年间
- 郁郁堂本 万历、天启年间
- 焕文堂本 万历、天启年间
- 文锦堂本 康熙年间
- 郁文堂本 康熙年间
- 龙图刚峰合编本

这说明它在公案小说专集中，受到读者欢迎的程度，是名列前茅的。

《海公案》问世后的二百零七年和二百二十六年，即嘉庆十八年（1813年）和道光十二年（1832年），今天可以看到的最早版本的《大红袍》和

《小红袍》先后问世了。社会上一般人都有一种印象，似乎《海公案》、《大红袍》、《小红袍》都是公案小说。其实不然。大、小红袍里边虽都有公案段落，整体结构却并非着意于公案；如果说这是海瑞的传记小说，却又因不但够不上“七实三虚”，恐怕连“七虚三实”也够不上，所以是徒有传记小说之表而已；由于虚到大的历史框架都纯属于虚乌有，算作历史演义小说也不大合适；只可算它们是借历史（明嘉靖、万历）人物（海瑞、严嵩、张居正）写“忠奸斗争”的政治小说罢了。

《大红袍》很受读者欢迎。我们知道的有十三个版本：

嘉庆十八年二经堂本

道光二年书业堂本

道光十年大文堂本

道光十三年乾元堂本

道光十九年本

道光二十年经纬堂本

道光二十年经国堂本

道光二十年聚星堂本

咸丰十年宝文堂本

同治六年聚盛堂本

光绪十九年上海书局本

民国某年上海铸记书局本

民国二十六年上海达文书局本

可见，《大红袍》虽然比不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它们都有四五十种版本，却也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也算繁荣昌盛了。

《小红袍》比不上《大红袍》，仅有：

道光二年文德堂本

咸丰七年同安徐管城本

1914年上海锦章图书局本

1919年上海中原书局本

版本不多。这是不是书中虚构的反面人物张居正，知名度无法和严嵩、严世蕃父子相比拟而造成的呢？

大、小红袍小说中的文字语气，显示出说书痕迹，《小红袍》尤甚，可能与说书有关。不论是先“说”而后成“书”，还是先“书”而后供“说”，何以在《海公案》二百年后，又再度祭起海瑞的亡灵？这与当时现实是否有些关系？没有资料根据，仅仅是揣摩而已——清朝的政治腐败这时已无法掩饰，小说中已有《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书淋漓尽致地揭露在前，一些大案已屡屡发生，轰动全国，最高统治者为了现实的政治利益，也不能不揭露，“和珅案”便是一例。和珅（乾隆十五年，1750——嘉庆四年，1799），满洲正红旗人，钮祜禄氏，袭世职，由侍卫骤升至户部侍郎兼军机大臣，由二十几岁执政至死，凡二十余年，累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封爵至一等公。乾

隆晚年对和珅宠任无以复加；和珅则植党营私，揽权纳贿，无所不用其极。我们不应忘记，乾隆是中国历史上有数的几个高寿帝王之一；他在位60年，传位其子颙琰，自为太上皇；享寿88岁，死于嘉庆四年。乾隆一死，嘉庆立即下令宣布和珅罪状二十款，赐自尽。抄没其家产，远远超过皇宫大内，数、质均极惊人。民间当时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谣谚。这很可能就是重提海瑞，且让他与他实际并未斗过的严嵩、严世蕃在小说里“斗”起来的一个大背景。作者的创作心理与读者的阅读心理是一致的，故而畅销；其后的清朝江河日下，写忠臣清官反对昏君佞臣，自然也就久盛不衰。

从小说发展史的角度看，海瑞题材系列的这三部小说，各有值得说道之处。

《海公案》在晚明的“公案小说专集”热潮中，出版时间居中靠前；书的面貌在具有此类专集共性的前提下，也具有“承前启后”的特点。此类专集的共性有三：一是辗转互抄；二是人神混杂；三是短篇体制。《海公案》亦如此：已知抄自它书共五十九则，占全书七十一则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计人智破案、判案故事三十七则，占百分之五十二，宣扬鬼神显灵、托梦、测字破案故事三十四则，占百分之四十八。七十一则，每则各是一个故事。

此书有前期特征：缺乏文艺性，颇像案例书。如：忽视叙述故事而重视“三词”（原告的“状词”，被告的“诉词”，官员的“判词”）。《海公案》就如此；它的标题，如《问断诬林奸拐》，《决何进贵，开赵寿》，《判给家财分庶子》等，极象案例，质木无文，就反映了这种特征。晚出的《龙图公案》，题目则具有强烈的文艺味道，而其余各书依旧尽皆如此，但“三词”是越来越少了。

此书同时也有后期特征：将诸多审判官改为归结于一人。十二部公案小说专集中，最早有《百家公案》，最晚有《龙图公案》，皆归于包拯一人；中间有《新民公案》，归于郭青螺一人，《海公案》归于海瑞一人。写郭青螺的书未能销行，写海瑞的书达十余种版本。至晚清，统观中国公案小说的发展，有“五大案主”，他们是宋之包拯，明之海瑞，清之于成龙、施士纶、彭鹏。这种一书一个审判官的发展趋势，同全中国一个皇帝是相适应的。

此书还有一些超前特征：《百家公案》标“回”，是短篇冒充长篇；多官判案诸书自然皆不用，而《新民公案》、《龙图公案》也不用；《海公案》又用“回”，实际是假的，但显示一种向章回长篇过渡的趋势。果然，当真正的章回体公案长篇《施公案》于嘉庆二年（1797年）、《于公案》于嘉庆五年（1800年）出现之后，《大红袍》、《小红

袍》作为章回体的海瑞题材小说，也就最快地跟上来了。

《大红袍》、《小红袍》使海瑞在“五大案主”的小说发展中，跟上了发展趋势和速度，“名列第三”，而最终结果跻身于“五大案主”之中而名列第五。《于公案奇闻》有八卷二百九十二回之数，另外还有三个小本头《于公案》，《施》、《包》、《彭》三家至晚清更是“泱泱乎（三）大国”。它们都是章回体长篇小说；都是公案小说或公案内容较多的小说；《施》、《包》、《彭》与武侠结合，是《于》、《红》所没有的；《红》与朝政结合，《施》、《包》、《彭》也有；与历史原型相去甚远，虚多实少，则是《施》、《包》、《彭》、《于》、《红》五大公案所共有的。小说与原型相比，前者热闹非凡，“火爆”无比；后者深刻精微之处，并未得到发掘——这显示五大公案民间文学、通俗文学、准口头文学的共性。

从海瑞题材系列的角度看，《海公案》、《大红袍》、《小红袍》比如只是三小股，不过汇成一大股而已，另外还有两大股，那就是“海瑞戏剧”和“海瑞曲艺”。这三大股互相影响是确定无疑的事实；但是，很难找到确切资料来加以具体的证实与说明。有的可以分出先后，还可以设想影响的施方与受方；有的连先后也难分清，只能空说“互相”罢了。这一切，都难找到确切证据。

在“海瑞戏剧”方面，首先应该提到的，是清初名家朱唯（朱素臣）作的《朝阳凤》传奇，朱佐朝作的《吉庆图》传奇。前者写海瑞与张居正斗争，后果写海瑞与严嵩、严世蕃斗争。又有《忠义烈》传奇，亦写海瑞与严嵩斗。此三剧实开《小红袍》、《大红袍》之先河。此外，还有《海瑞市棺》传奇，《朝金顶》（地方戏汉剧、河北梆子皆有），《十美图》（川、滇、徽、越、湘剧，秦腔、评剧皆有，亦写海瑞、严嵩斗争），《五彩舆》（八本连台本戏，写海瑞、严嵩斗争，一名《小红袍》），《德政坊》（十六本连台本戏，一名《大红袍》），《一棒雪》，（川、徽、晋、汉、湘、滇、桂剧，上党、河北梆子、秦腔、弋腔），《海瑞搜宫》（丝弦、太平调），《海瑞告状》（西调），《海瑞算粮》、《算粮打差》（婺剧、徽剧、河北梆子、温州乱弹）、《大红袍》十八、十九回有此情节），《海瑞借粮》（莆仙戏、《大红袍》二十一回有此情节），《海瑞点炮》（邕剧），生死牌（多种地方戏），《海瑞背纤》（京剧，今人据《大红袍》十八、十九两回改编），《海瑞罢官》（京剧，吴晗据《明史》等资料编成），《海瑞上疏》（京据，今人据《明史》编）。末三剧实为有海瑞戏剧以来最高水平之代表。

在“海瑞曲艺”方面，有《十美图》弹词，《福寿大红袍》、《福寿小红袍》长篇弹词，又有

《说唱海公奇案传》内含《玉蔓龙》、《白梅亭》、《一顶巾》、《金兰会》、《美人坊》、《忠孝缘》、《满堂荣》、《桃花香》等八种。

从以上有关这“两大股”的情况概述中，至少我们可以看出：虚构海瑞与严嵩、张居正的斗争，《大红袍》、《小红袍》并非始作俑者。小说与戏剧、曲艺的关系，常见的是前者向后者供应题材，这里的情况恰好相反——朱素臣、朱佐朝是清初著名剧作家，《朝阳凤》、《吉庆图》是他们的代表作，并普遍为人所知。所以，可以肯定，《大红袍》、《小红袍》的作者会知道这些戏，乃至看过这些戏。即使是“关羽斗秦琼”，也总得有人开“第一腔”，那也得有创造精神。现在看来，虚构海与严、张斗，这发明权还并不属于大、小红袍的作者。

二、历史上的 海瑞其人

江苏高淳县有个黄秉石，写过一篇《海忠介公传》，他看见过海瑞，传中记载了这样一种现象，就在海瑞晚年健在于世的时候：

……时都下人编公事为小说，咏唱通衢，取糊口钱。一日，忽传京师解一木妖神来，就公讯，群趋江上观之。曰：神在御园为祟，上历举诸大臣名，皆不惧；惟云“送南京海某处”，则无声，今解来矣。事至诞无有，而小说家传包孝肃事，多依托鬼神，想亦此等传闻之类。

都下，约指南京。卖唱的在海瑞活着的时候，已经在靠神化他吃饭了。甚至编出：北京皇宫大内有树妖作怪，万历皇帝点谁的名妖精都不怕，一点南京海瑞，吓得立即不敢出声了；所以，把它

沿运河押解来了，让海瑞审这个妖精。捏造这样的故事来神化海瑞。这和海瑞死后海瑞题材三部小说的创作，是同一个基本路数；黄秉石当时就指出：故事荒诞已极，绝对不会存在；《包公案》也是这个路子。读书多的人是不肯相信这些“怪力乱神”的。

如前所述，《海公案》、《大红袍》、《小红袍》，“海公”题材这三本小说，都是托他的名完全虚构的。这三本书，版本较盛，流传较广，虽不是写海瑞真人实事，但它在流传中，确实借重了海瑞的威名。为了深入理解这三部小说，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历史上的海瑞是怎样一个人。其实，小说中的海瑞，虽然其所言所行绝大部分是没有史料根据的，有些根本不合于史实，但其精神实质，却是与历史上的海瑞相通的，甚至可以说是一致的。历史上的海瑞，一生光明磊落；真心忠于国家，忠于君主，敢于指斥皇帝的错误，而不计个人利害得失；他为人耿正，凡事替百姓着想，专门同欺压百姓的豪门巨宦作对，明断过不少案子。他以敏锐的眼光，看破了明王朝所潜伏的危机，一生为治“病”大声疾呼。他极力推行一条鞭法，反对大地主兼并土地，主张澄清吏治，严惩贪污，这些主张切中时弊，有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作为一个封建官吏，不贪财，不怕死，为国为民，勤勤恳恳，真是了不起。读过他的传记材料，我们